



B. T. T.

G. H. T. T. T.

巴黎姑娘

都 德 / 著

徐吉贵 / 译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 法国文学经典 ●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LZ
ŒUVRES

巴黎姑娘

都 德 / 著

徐吉贵 / 译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 法国文学经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姑娘/(法)都德著;徐吉贵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3

(外国文学经典阅读丛书)

ISBN7-80647-557-5

I.巴... II.①都...②徐...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19545 号

书 名:巴黎姑娘

作 者:(法)都德 著 徐吉贵 译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9.75

字 数:22 万

版 次:2004 年 1 月新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17.20 元

ISBN7-80647-557-5/I·359

邮政编码:330006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巴黎姑娘》(即《弗罗蒙小弟与黎斯莱大哥》)是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都德的成名作，曾获法兰西学士院国家奖。

小说以巴黎马莱区一家素负盛名的弗罗蒙工厂为背景，描写爱虚荣的少女西陀涅由厌弃劳动，追求物质享受而堕落为一个道德上的罪人的过程。西陀涅从踏入社会做艺徒起，就把姿色和爱情当成待价而沽的商品，她不断变换对象，从青年工人法朗士到厂主侄儿小弗罗蒙，最后嫁给老黎斯莱。她葬送了法朗士的前途，使他亡命异乡；她残害了女友戴西蕾，使她跳进塞纳河；她勾引了小弗罗蒙，破坏他的家庭，并使工厂险遭破产；她败坏了丈夫黎斯莱的名誉，最后致他于死地。作者通过善与恶的强烈对比，激起人们对产生西陀涅这种人物的社会环境的憎恶，从严酷的生活中汲取道德教育。

目 录

第一卷

一 弗富尔的婚礼	2
二 西陀涅·谢伯的身世 ——一个楼台上的三户人家	13
三 假珍珠	29
四 萨维纳的流萤	43
五 人尽可夫	56

第二卷

一 妻子的接待日	64
二 真假珍珠	74
三 布隆迪尔街的啤酒馆	82
四 重逢萨维纳	98
五 西吉斯蒙·泼拉纽斯为自己金库担心	103



六 平衡表	113
-------	-----

七 信	129
-----	-----

第三卷

一 法官	131
------	-----

二 表白	149
------	-----

三 可怜的小东西齐齐姑娘	163
--------------	-----

四 候车室	169
-------	-----

五 惊变	182
------	-----

六 她答应再不做这个事了	198
--------------	-----

第四卷

一 关于蓝色小传信神的离奇传说	214
-----------------	-----

二 原形毕露	225
--------	-----

三 期票到期	241
--------	-----

四 弗罗蒙公司的新职员	258
-------------	-----

五 夜总会	271
-------	-----

六 西陀涅的报复	288
----------	-----

译后记	299
-----	-----

第一卷

弗富尔^①的婚礼

“谢伯太太！”

“什么，亲爱的？”

“我有福气……”

黎斯莱在这一天几乎重复了二十次，说他有福气，而且总是装着那种叫人心软的温和样子，低声慢气，激动得说话都磕磕巴巴，为了不使眼泪一下涌出来，他不敢把声音提得太高。

说什么黎斯莱也不愿意在这会儿哭出声来——您想，要是个新郎在大摆筵席的当儿大动感情，这像什么话！而实际他差点就克制不住。幸福压得他喘不过气，堵住了他的嗓子，妨碍着他说话。他惟一能说的就是时而微微哆嗦着嘴唇：“我有福气，我有福气……”

说起来也是事出有因。

打清早起可怜人就似乎觉得他是在做梦，而且是那种惟恐突然醒来的黄粱美梦。但他的梦倒像是没有止境。

它从早晨五点开始，到了晚上十点——弗富尔饭店的钟也就是九点光景——还在继续着……

① 都德时代座落在王宫广场的一家豪华饭店。以店主弗富尔命名。



在这一天里出现了多少好事，而所有这些细情末节又都使他刻骨难忘！

你看，一大早他就乐不可支地在自己单身房间里成了热锅上的蚂蚁，脸也刮了，衣服也穿好了，口袋里还装了两副白手套……接着就来了几辆办喜事的轿式马车，就在打头那辆白马白缰、蒙着黄色花缎的马车里，新嫁娘准备行大礼的一身打扮恰似白云出岫一般……而后双双进了教堂，而这团白云却老在眼前晃动，袅袅然照得他眼睛发花……风琴、合婚、神父说教，与蜡炷光焰交映成辉的珠翠宝石、女人的春日倩妆……圣器室里的杂沓拥挤……白云不见了，湮没了，人们把他团团围住，吻他，而作为新郎的他，还得和那些由于他们的光临而使他备感荣幸的巴黎商业界巨头们轮番地握手……最后风琴奏起了收场的和声，但这下看来更热闹：教堂敞开的大门像在广为招徕，这儿有喜事。台阶上观众与来宾的阵阵哄笑声与街上的呼叫声汇成了一片，这时黎斯莱听到有个穿拉毛围裙的妇女在评论：“新郎倒不怎么漂亮，可新娘简直是个天仙！……”不用说，对新娘的这种褒奖，新婚男子自然心里感到美滋滋。

而后来到工厂，在挂灯结彩的工作室进午餐，到布洛涅森林郊游——这是顺着岳母谢伯太太，这位典型的巴黎小市民的意思，在她看来要是婚礼少了郊游，如到湖畔绕弯和看瀑布……那就不是婚礼。接着又回来举行晚宴。这时林荫道上已是华灯初上，人们都停下来想看看婚礼，看看这种坐着办喜事的马车直奔弗富尔饭店来的真正有钱人家的婚礼。

所有这一切宛如在做梦一样。

而现在，当由于疲劳和喜兴过度给弄得精神懒散之际，黎斯莱犹如雾中看花那样看到有一张巨大的，在供八十人



进餐的两边末端连成马蹄形的大餐台，看到一片笑盈盈的熟悉的脸，而他似乎觉得所有的眼睛里都茱照着他的喜气。饭局行将结束。空气中开始有嘈杂的说话声。桌子边闪动着交头接耳的侧脸，花篮后面隐现着黑燕尾服的衣袖，扑在果子冻上的儿童的笑脸，彩色缤纷流光四注使台布显得生气蓬勃的齐眉的高脚甜食盘子……

呵！黎斯莱真是有福气！

除了他弟弟法郎士外，所有至爱亲朋都到齐了。他的贴对面坐着西陀涅，昨天还是个小毛丫头的西陀涅，今天成了他的妻子。入席前她卸去了头纱——从白云中走了出来。白色纯丝的连衣裙更衬托出这张俏脸的滋润而光洁的肤泽，而她那花环式的头发——虽说效法别人但编得那么精巧——含有一种挑衅味道，仿佛是一个个隐隐欲飞的小翅膀。但是丈夫们大都看不透这类玩意儿。

除了西陀涅和法郎士，黎斯莱在这世界上最喜爱的就莫过于自己的合伙人乔治·弗罗蒙的妻子——他把她叫成“绍什夫人”，她是他的前主人和神明，已故老弗罗蒙的女儿。他把她的座位安排在自己身边，而且从他的神气里可以看到，他对她是百般殷勤和尊敬。她完全还是个少妇，跟西陀涅年华相仿，但姿色显得要端庄和娴静。她感到自己在这个混杂的社交场里是个外人，因而很少说话，但尽量表现出亲切的样子。

黎斯莱的另一边坐着谢伯太太，新娘的母亲。她喜气洋洋，穿着一件甲壳样亮晶晶的绿羽缎连衣裙，浑身闪闪发光。这个可尊敬的妇女打一早起全部思想就跟羽缎的吉祥颜色一样放着异彩^①。她不住地跟自己念叨着：“我女儿

① 法国人迷信绿色是希望的象征。



要嫁给维耶-霍德里特街的‘弗罗蒙小弟与黎斯莱大哥’……”在她的想象中，她女儿出阁不仅是嫁给黎斯莱大哥，而是嫁给整个这家在巴黎商业界素享盛名的公司。而且每当谢伯太太一想到这件难得的大事，她就要使劲挺挺腰板，这时她那甲壳上的丝线也就绷得格格直响。

这和坐在几张椅子外的谢伯先生的心情正成了对比！常常同一个起因在贤伉俪间就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现在这位有着像气球那样又光又鼓又空的幻想家大脑门的小广告人，其怒气之盛在程度上足堪与他妻子的得意之情相比拟。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因为谢伯先生总是流年不利。但在这晚上他毕竟还是与他平时脸上的那股倒霉相截然不同，与他那件大而无当，口袋老让那些商品样品——至于该是牛酪、葡萄酒，还是地菇、香醋，得看时令而定——弄得鼓鼓囊囊的外套分了家。现在他那件新制的气派十足的黑燕尾服完全比得上太太那件绿缎连衣裙；但遗憾的是，他的思想也完全比得上燕尾服的颜色……是啊，为什么不把他排在新娘一起，难道这不是他的权利？……为什么他的位置让弗罗蒙小弟给顶了？……而老伽蒂努瓦，弗罗蒙家的老外公，他倒又坐在西陀涅身边？！就这么回事！……弗罗蒙一家——什么都得就着他们，谢伯家——没关系……还得让这些人尝尝革命的苦头！……

也算是这个狂怒的小广告人有运气，他终于找到了一个人诉苦对象：他的老朋友德洛贝尔就坐在他的旁边，一个过时的无人问津的演员，正装着一副不动声色的要人架势听他讲话，这种架势德洛贝尔到了大场面从来不会落空。可不是，十五年来由于剧院老板存心和他刁难没能在舞台上露面，但有时也会遇到合适的机会借此露一手。今天晚上德洛贝尔演的是《婚礼》一场：半庄重半微笑的脸，带



着对“俗世小人物”勉强俯就的表情，随便而不失高贵的手式。

似乎，他是在整个观众大厅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坐在大菜盘子面前，正参加戏中的豪华宴会；而使人感到这位举世无双的德洛贝尔是在演戏的最强烈的印象是，由于他盘算着要给大家来一招，所以一当宾客落座他就开始默诵自己保留剧目里一段最精彩的台词，这就使他的脸部平添了一种做作而又心不在焉的表情，出现了那种舞台演员所惯有的假作注意的神态，说他是在听对方说话吧，实际只是想着自己的道白。

要说这是个怪事，可是在新娘的脸上却几乎也有同样的表情。在她那张虽然兴奋但终无喜色的青春的娇靥上，能看得出有某种牵挂，并时时地——仿佛她在跟自己说话——唇角间飘动着一丝微笑。

她现在对伽蒂努瓦外公的逗趣，就报以这样的微笑，老头就坐在她的右手。

“啊哈，这真是我的西陀涅！……”老头开着玩笑。真了不得，两个月前她还说要进修道院去……这些修女院我们算知道得最清楚！……这就像俗话所说：‘圣约瑟夫修道院——床铺前头四只靴……’”^①

于是所有在座的人都被这位旧贝里松农民的乡村俚语逗得哈哈大笑。他的巨大的产业顶替了他生活中的爱情，遮盖了教育和善心的不足，可就是遮盖不住他的才智，因为这个老滑头的才智本来就比所有这些资产者加在一起的全部才智还多。在能够博得他某种好感的少数人中，小谢伯打做小姑娘起他就认识，也特别喜爱。从西陀涅来说，自

^① 圣约瑟夫修道院是十九世纪法国一所著名的大修道院。



己才刚露锋芒，想不敬财神为时还早，所以对自己右手的这位客人总是露着一种明显的尊敬和卖弄风情的味道。

可是和自己左边——乔治·弗罗蒙，她丈夫的合伙人，——显得非常克制。他们的谈话仅限于一般席间的客套，甚至像是特别要显出彼此间毫无关系。

这时座席间开始有轻微响动，预示客人们准备离座；接着是一片丝绸的声，挪动椅子的声音，短语频频和笑声响起……就在这笑语声刚一落下时，谢伯太太忽然一反常态，向一个外省的什么表兄高声说起话来，原来新娘在捧着伽蒂努瓦起座，而这位表兄对新娘的这种落落大方惊叹不止。

“您不明白，表兄，这孩子……从来是谁也不知道她心里想的什么……”

至此席散，全体向大厅转移。

应邀来参加夜舞会的客人这时也纷至沓来，与宴会下来的客人混在一起；乐队开始调试乐器音响；戴着单眼镜的舞客在穿着白色盛装的急不可待的淑女前傲慢地逡巡踏步。新郎感到自己在这盛大的社交场不太习惯，就找了老朋友西吉斯蒙·泼拉纽斯，进了小走廊，走廊里陈设着鲜花，墙纸上满是郁郁葱葱的爬蔓图案，就像是这些金碧辉煌的弗富尔厅堂镶上一道绿色背景。在这里两个朋友至少能凑在一块儿谈谈心。

“西吉斯蒙，老朋友……我有福气……”

西吉斯蒙也很高兴，可是黎斯莱不让他有开口机会。现在，黎斯莱已不怕在人前哭出声来，他那满腔欢喜就直往外倒：

“真是不可思议，朋友……这岂不是怪事，这么漂亮的姑娘忽然想到要跟我？我长得又不好看。这不用上午那个臭



婆娘说，我也知道……我可是已经四十二了……而她那么娇嫩！……她满可以挑一个比我又年轻又有钱的。至于可怜的法郎士更不用说了，他是那样地爱她！可她偏不，反倒看上了老黎斯莱……这事来得有多蹊跷……我打早就看出来，她有心事，人有点变了。我立刻想到她多半是害了相思病。我和妈妈把所有熟人都琢磨了个够，弄得头昏脑胀，就不知道她究竟想的谁……没料到一天早晨谢伯太太踏进我的房间眼泪汪汪地说：‘她爱的是您，我的朋友！’弄了半天原来是我……我……真是，谁能料到有这等事？这下可好，今年一年我是双喜临门：弗罗蒙公司合伙人和西陀涅丈夫……”

这时，随着华尔兹悠扬的嘹亮声，有一对舞伴转着转着就飞进了小客厅里。这是新娘和黎斯莱的合伙人乔治·弗罗蒙。两人都那么年少，那么风度翩翩，他们轻声说着话，每当乐曲节奏微弱时又闭上了嘴。

“您撒谎。”西陀涅说着，她脸色发白，但嘴角仍带着惯有的微笑。

他，脸色比她的还白，这时回答说：

“不，我不撒谎。这桩婚事是我舅舅作的主。当时他在弥留之际……您已走了……我不敢违抗他。”

黎斯莱从这远处不胜赞美地看着他们。

“她多漂亮！他们的舞姿有多美！”

两个舞伴一望见他就分了手，西陀涅匆匆向丈夫跑来。

“是您呀？……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大家到处找您。您干么不上那儿去？”

说着，她像一个不安定的女人那样千娇百媚地整了整他的领结。黎斯莱兴奋得溶化了，向着西吉斯蒙偷偷作笑，他与这只紧套在手套里的纤手相接触委实太幸福了，他想

让西吉斯蒙看看她那尖细的手指抖动得有多厉害。

“您挽着我的手。”西陀涅说，于是他们一起进了大厅。

曳着长长拖裙的白礼服，更突出了那件裁制得不太合身的黑燕尾服的笨拙。但燕尾服可不像领带能整过来，只好对它睁一眼闭一眼。他们一路对所有向他们献媚作笑的人点头致意，此时西陀涅感到颇为自豪，虚荣心得到巨大满足。遗憾的是它没能保持多久。在客厅的一角坐着一位年轻的美妇人，没人请她跳舞，她正以一种安静的，流露着第一次做母亲的喜悦的眼光注视着舞会。黎斯莱一见到她就向她走去，并让西陀涅坐在她身旁。不用说，这就是“绍什夫人”了。换个另外的女人，他说话能这样敬重和温柔？能叫自己的西陀涅把手往她手里放？只听黎斯莱跟“绍什夫人”说：“您会喜欢她的，嗯？您那样善良……她如此需要您的抬爱，需要您多方指点……”

“可我和西陀涅是老朋友了，不是吗？当然，我们会像过去那样相爱无间……”

同时她那平静而坦率的眼光白费心地探索着旧友的眼光。

黎斯莱并不了解妇人家的事，而且总把西陀涅当成个囡囡，所以他一个劲地还往下说：

“你要向她学，囡囡……世上像绍什夫人这样的女性再没有第二人……她跟她父亲一模一样……真是弗罗蒙家的人！”

西陀涅耷拉着眼皮，默默点着头，有那么一丝轻微的颤动从她缎鞋尖传到香橙花的最末一根花茎^①。但黎斯莱毫无觉察。激动、舞会、音乐，所有这些花儿，这整个世

① 一种常青酸橙树花，常用于新娘服装上的装饰。



界……他简直陶醉了，失去了知觉。他认为所有其他人也都沉醉在围绕着他的无边幸福的气氛中。他看不出在所有这些衣着不同的人们的头脑里会有什么嫉妒和狭隘的仇恨。

他没有看见德洛贝尔，德洛贝尔这时一手插在背心上，一手——拿着帽子——固定在胯股边，身子靠着壁炉站着，正为这没有尽头的摆姿势弄得疲惫不堪：时间过去了，竟然谁也没有想到利用他的天才。黎斯莱没有看到的还有那个灰溜溜的谢伯，他苦闷透顶，一个房间出来一个房间进去，比任何时候都恨弗罗蒙家人……哼，这些个弗罗蒙！这婚礼跟他们有什么关系！……这儿到处是他们的人，带着自己老婆、孩子、朋友，朋友的朋友……就像是他们家族里哪个亲戚在成亲……有谁来关心黎斯莱和谢伯家的人？……他，做父亲的，甚至都没人理！……但最使这个小广告人生气的是谢伯太太的一举一动，她老装着做母亲样子向四周的人送笑脸，闪动着那件变色的缎子连衣裙。

其实，就像在千家万户的婚礼上一样，这里也有两条泾渭分明的渊流；它们相互接近但不掺合。一方很快就让位给另一方，那些曾经使谢伯先生如此气恼，俨如舞会上的贵族的“弗罗蒙家人”，以及商业院主席，商务法庭领袖，著名的巧克力厂厂主（立法团代表^①）和百万富翁伽蒂努瓦——所有这些人一过午夜就都退了场。在他们后面坐着自己轿车离开的还有乔治·弗罗蒙夫妇。剩下的光是黎斯莱和谢伯方面的客人，这下大喜日子立即变了样，开始格外闹腾。

有名的德洛贝尔，由于不耐烦再等人来请索性就来个

^① 根据法国 1852 年宪法，立法团系国会三院之一，在第二帝国时期由皇帝本人操纵，执行有利于拿破仑第三的改革。



毛遂自荐，趁着大伙正挤在小卖部前喝可可和混合饮料之际，用打雷似的嗓门念开了吕依·布拉斯的独自：“祝诸位加餐，先生们！”^①穿着朴素的廉价服装的女士们坐在一条长椅上，感到终于轮到自己来大出风头而满腔高兴，而那些年轻的小铺老板，心急如火地想露一手，也敢于在卡德里尔四人舞里逗着趣。新娘早就想着要离开。终于她和黎斯莱偕谢伯太太一起走了。可是那位重新获得自己全部尊严的谢伯先生是不能走的。不是总得要有人应酬吗？见它的鬼去！这我敢和诸位打赌，他干得够认真的！他紧张得满脸通红，来回地跑，在他的举动里好像有一种要造反的味道。在底下就能听到他怎样在跟弗富尔的领班交谈政府改革，话说得那么放肆……

……新娘的马车沉重地沿着阒无人声的街道向马拉斯^②方向驰去。疲劳和酒醉得脑袋发沉的车夫几乎连缰绳都牵不住。

谢伯太太的嘴没有停过。她把这个大喜日子里见到的所有眼花缭乱的事情絮絮叨叨说个没完，特别对那顿晚餐尤为欣赏，这种普普通通的菜单在她看来是一种高级奢侈。西陀涅盯住轿车的一个角落，在出神遐思，面对面坐着的黎斯莱虽已不再念叨“我有福气”，可浑身上下透着幸福。一次，他试着把靠在稍为升起的玻璃窗上那只白白小手抓过来，但它急忙缩了回去，这下他傻了，只好老老实实在坐着。

^① 维克多·雨果的一个剧本《吕依·布拉斯》(1838)。此话出诸无业者德洛贝尔之口，有自我嘲弄的味道。

^② 巴黎塞纳河右岸的老住区。原为商人住宅区，在都德时代是官吏、手工业者、工商业者聚居地，几条主要街道把一些寄居着巴黎贫民的小胡同结成一个居民网。